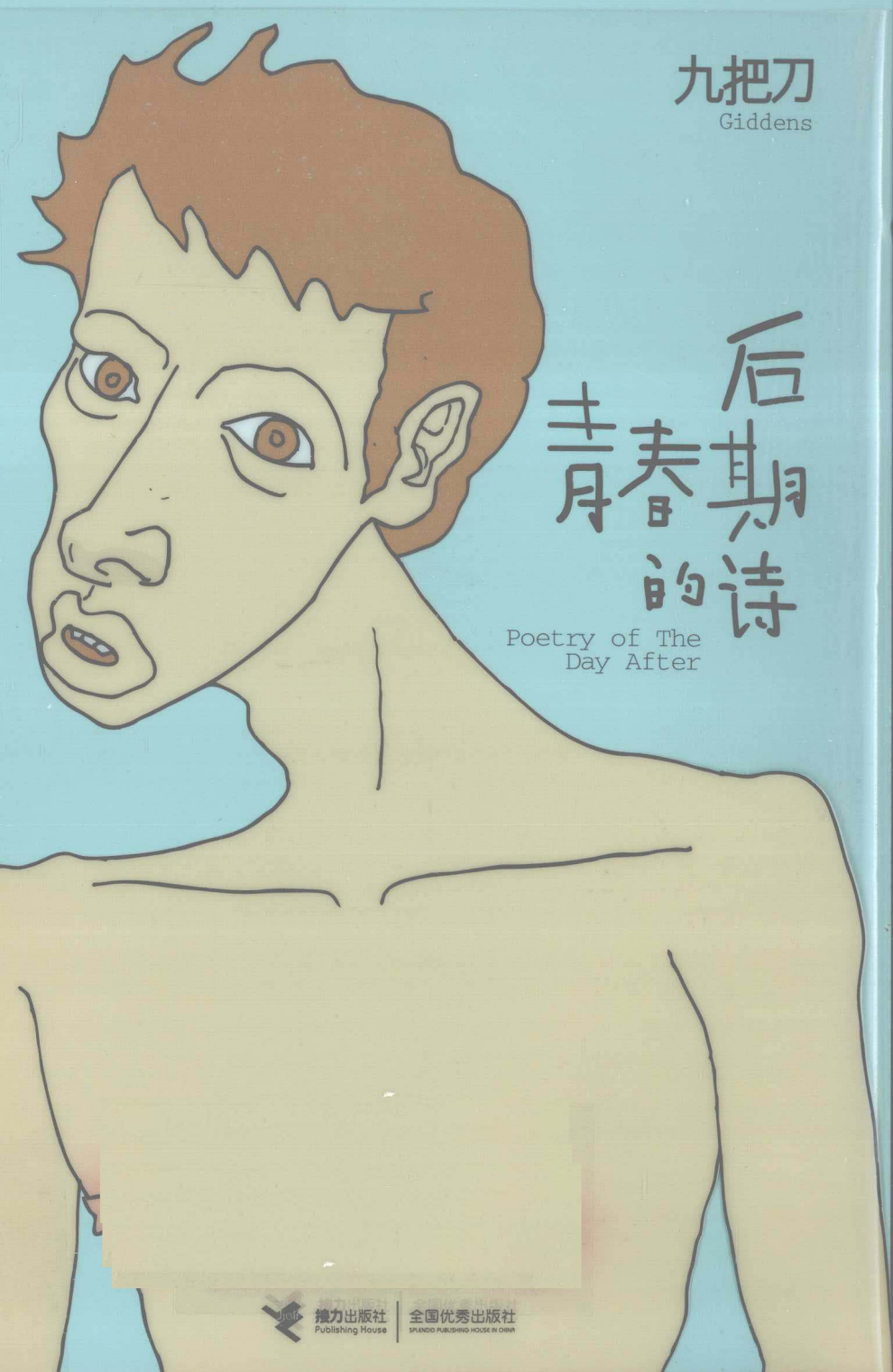




九把刀
Giddens

后
青春
的
诗

Poetry of The
Day After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优秀出版社
NATIONALLY EXCELLENT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后青春期的诗

HOU QINGCHUNQI DE SHI

九把刀

Giddens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本作品由群星瑞智艺能有限公司授权接力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桂图登字:20-2009-02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青春期的诗 / 九把刀著. —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5448-0679-4

I. 后… II. 九…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22082号

责任编辑: 朱娟娟 曹 曼 美术编辑: 李小璐
责任校对: 翟 琳 责任监印: 刘 签
版权联络: 钱 俊 媒介主理: 马 婕

社长: 黄 俭 总编辑: 白 冰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010-65545240 (发行部)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010-65545210 (发行部)

网址: <http://www.jielibeijing.com> <http://www.jielibook.com>

E-mail: 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河北省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张: 7.75 字数: 130千字

版次: 2009年4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25 000册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 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 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凡无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 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0771-5863291

推荐序

有一天，我们都将会被世界完美地驯养

好吧。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越来越常这样说了呢？我跟世界变得越来越和谐了。

以前看“枪炮与玫瑰”的MV，只要看到一头乱发遮着脸的吉他手 Slash，站到舞台上，拿起电吉他 Solo，就会热血沸腾地认定，搞摇滚乐团是我梦想的**唯一归宿**。

然后，我搞了乐团，也唱过很多的歌，却从来没有站到钢琴上去用力地吼几声。

上通告的时候，我都不说太过分的话。有记者问我问题，我总是小心地作答。每次出片，一定乖乖地努力宣传。有机会到颁奖典礼走红地毯，我都按照主办单位规定的路线走。参加大型表演晚会，结尾我一定会跟其他歌手站成一排，微笑挥手。

好吧，似乎算是不赖的人生啦。

但，总觉得有那么一点不对劲。

其实，也许只要让我站上一次平台钢琴，对着这个和谐的世界，吼一声“赶羚羊草枝摆”就算好了吧？

有很多难说明的感觉啊！总之看完了这本小说，我知道你会懂啦。就算你不是什么狗屁摇滚乐手，也不是倒霉小说家，我想，我们的遭遇都差不多。

小说里，出现了一句很棒的话，那也是我们人生终将踏入的遥远预言：

“有一天，我们都将会被世界完美地驯养！”

在那之前，我只想再为一生一次的青春期，恶狠狠地叛逆一次。然后在大树下挖个洞，把那些最疯最烧最甜最痛最爱最恨的回忆，都埋进去，等待老了的时候，再好好地回味一番。

好吧，再一次就好！



五月天 阿信

推荐序

青春期还没有过去，只要梦想还在

总是在回头看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背后的风景和刚刚走来的时候感觉不同。

曾经，我们都有过许许多多的“曾经”。

曾经，我也想拒绝联考。因为自负地认为自己清楚自己的未来，这些昏晕的制度根本是钳制着梦想的枷锁。

曾经，我也被留校察看。除了过多的旷课之外，当然还有我总是跟学校老师作对的该死态度。

曾经，我心里也有个女神。即使她就在身边跟你说着话，但是她依然是太阳永远都追逐不到的月亮。

曾经，我也用力咒骂这个世界。午夜的豆浆店总是出入着脑满肠肥搂着成熟马子的老男人，趁着一点醉意才有勇气无趣而大声地咒骂公司的上司和同事。

曾经，我也以为音乐就可以改变世界。因为深夜K书时候的披头士和鲍勃·迪伦总是让我感动流泪发奋图强，而他

们改变了这世界何止一个时代的年轻人。

曾经，我根本就不觉得我需要回头看这些曾经，这些荒唐无趣、疑惑惨绿的曾经。我只想要无所忌惮地往前冲，我只想要抛头颅洒热血然后拯救全世界。

曾几何时，现在我们却拥有越来越多的“曾几何时”。

曾几何时，我总是得经由别人的提醒，才能知道今天的日期以及接下来的行程到哪里。

曾几何时，我得在深夜一个人开着车回家，非常努力地才能每天都提醒自己，哪一个自己才是真正的自己。

曾几何时，我看着枪林弹雨、惊心动魄的新闻频道，居然也开始怀疑音乐到底是不是真的改变了世界，或者音乐只是节目广告那个六十秒的消耗品。

曾几何时，我以为爱情只能活在深夜偶尔灼伤的回忆里。女神依然在心中那个属于她的角落，但事实上她已经绕过了半个地球换了几个男友，然后现在只能偶尔吃个饭聊个天，就像是所有多年不见的普通朋友。

曾几何时，我以为自己跑得很快，跑在童年的前面，甚至超过了青春期一大截。而现在却不知道往哪里狂奔去，却也忘记了自己从什么地方跑来。

但是我们仍然相信着，一切的一切，绝对都还没有糟

糕到三条命都死了然后只能再乖乖地掏出口袋里拿最后五块钱通融的地步。

音乐还没有死去，只要乐器还在。

自己还没有忘记，只要信念还在。

爱情还没有逝去，只要勇气还在。

未来还没有过去，只要今天还在。

青春期还没有过去，只要梦想还在。

而现在的现在，先从九把刀的第一章开始，我们一起大声地狂吼：

“去你妈的头版！”



五月天 玛莎



目 录

第一章	去你妈的头版	1
第二章	拿着铲子的婚礼	15
第三章	那些年，我们一起挖的树洞	39
第四章	收……好……那……支……手……枪！	59
第五章	迈克尔·乔丹的签名球员卡	97
第六章	改变世界个屁	133
第七章	我看你是自己也想打吧？	159
第八章	大爆发的青春烟火	193
第九章	不能害怕自己不相信的东西	205
后 记	不是不想长大，是我的青春太棒	233



第一章

去你妈的头版

三十岁生日的那天，我收到一份不得了的“大礼物”。

全台湾销售量最大的《水果日报》头版新闻上，我的照片占了三分之一。

这年头能够霸占头版的新闻大概都不是什么好事，标题上一句“新锐作曲家流星街，控高中生抄袭！”斗大地印在上面。只一个早上，我就接到十几通来自各大报纸杂志家记者的电话。

喂喂。

怎么你们这些记者平常都在炮轰专拍尸体的《水果日报》没水平，却还老是跟在他们胡扯的新闻后面，一边喘一边跑？

“想请问一下流星街，你对评审季兰老师在报纸上说，黄姓学生在比赛中得奖的歌，虽然是模仿之作，但曲子根本就写得比你好，抱持什么看法？”

“另一个评审心心，对你私下去学校找黄姓学生恳谈这个做法觉得很不一以为然，觉得模仿并不是抄袭，并严厉批评你没有身为一个畅销作曲家的度量，你会因此不满吗？”

“是不是可以稍微说明一下，你对主办第四届台北校园歌唱大赛的印刻唱片公司，表态认为黄姓高中生拿模仿你

的歌曲写出来的歌参赛，依旧保有得奖资格，有没有打算进一步采取法律行动？”

“《水果日报》说你要告高中生，到底是不是真的？”

在这个年头，保持沉默等同承认报纸上写的一切，我可做不到。

再也无法信任记者的我，为了澄清那些鬼扯，还是得打起精神站在镜头前把事情原委说一遍。每当再有报纸记者打电话问我，我也没选择，也只能用最诚恳的语气把说了十几次的再说一遍……

“从头到尾我都没有要告那个学生，是《水果日报》黑我。”

“是的，我觉得是抄袭。”

“为什么是抄袭？两首歌一前一后拿出来听就知道了。”

“请问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比私下找抄袭者恳谈还要温柔的做法？”

“如果那些评审敢说没抄袭，请看着我的眼睛说。”

只是到了晚上，打开电视，看见记者剪辑出来的我所

说的那些话，统统不是重点，净剪些我义愤填膺的表情大做文章。

我差点对电视做出高难度的飞踢。

隔天买了报纸，《水果日报》做了一份澄清错误报道的新闻，但版面只有一个屁眼大，里面一句“据了解，新锐作曲家流星街并无打算控告黄姓高中生”连鬼都不会注意到。

这个世界是怎么了？难道大家都对真相不感兴趣吗？

报道错了，随便晃点一下就可以混过去吗？

连续好几天，我的博客里每天都涌进八万多人次，不知道是来关心我，还是来研究我这边的“单方面说法”。但我想大多数只是来欣赏我咆哮的样子。

也许是自作自受。

写歌也写了八年，说我是新锐作曲家实在是有点不敢当。写久了，我原本以为自己相当熟悉这个圈子的运作，甚至还认为许多创作的前辈们也很欣赏我这个拿命写歌的臭小鬼，但一下子，那些“自以为”原来都是我的“误以为”。

那些日子我每天盯着网络超过十六个小时，一直按着

网页左上角的刷新，一直响应网友留言，一直按下一页，偶尔骂一声，幸运的话稍微点头自言自语说本来就是这样啊谢啦……然后不断不断不断不断重复以上该死的步骤。

这样好吗？

当然糟糕透顶，如果我是女生，现在例假一定乱到不行。

为了回归正常生活，我试着不解释，试着暂时忘记印刻唱片公司私下跟我说的那些恶心至极的话，试着干脆将网线拔掉——直到我接到下一通记者访问后续发展的电话，一切又重新倒带开始。

我想我已经成了逢人就想把事情真相讲清楚的“澄清狂”。

电影《黑暗骑士》里蝙蝠侠的一句对白：“是的，小丑的确抓住了我的弱点——蝙蝠侠不能被误解！”我总算是明白了那句对白的心境。

原来我不是像自我想象里的天不怕地不怕，靠，我的要害还真明显。

“星仔，早点睡，多睡几次事情就过去了。”

第四天，妈在电话里担心地说。

“妈，我不甘心。我真的没有错！”

我这么说的时候，正打开冰箱让自己冷静一下。

妈说的没错，多睡几次事情就会过去，只是我暂时还办不到。

这几天严重缺乏睡眠，加上过度注视计算机屏幕，我的头像是被塞了塑料炸药，痛得要命，想干脆关上计算机去睡，但一想到那些主导歌唱比赛的老前辈老评审是怎么黑我的，我就像是被开启自动模式一样，睁开眼，起身走到计算机前，继续在网络上宣泄我的愤怒——他妈的这个世界上没人抄你们的歌就装得一副不痛不痒的假清高。

到了第五天，下午起床我刷牙的时候，发现牙膏怎么味道怪怪的。

一看，才发现我挤错了东西当牙膏。

但到底我是挤了洗发精还是沐浴乳在牙刷上？

还是……刮胡膏？

我舔了舔，分辨不出来，嘴里充满昼夜煎熬的口臭，味蕾暂时丧失功能。

就在我对着镜子，仔细研究塞爆眼睛的几千条血丝时，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

唱片公司？还是记者？妈？

还是……上个月刚刚分手的小惠？

我猜是小惠打电话过来，表面上安慰我，实际上则是试探性问我复合的可能性。我忐忑不安地含着牙刷走出浴室，希望小惠不要给我来这套……我现在太虚弱了，说不定一个鬼上身就会说好。

拿起手机一看，原来是肥仔龙。

“陈国星，你上头条了耶！”肥仔龙给我用吼的，还用恭喜的语气。

“靠。”我简洁有力地将牙刷吐了出来。

“头条超炫的啦，不过我是要问你，于筱薇的婚礼你不去啊？”

“……于筱薇要结婚了？”我脑子一下子醒了。

十几年前，于筱薇可是我们这群人的女神。

现在女神要降级成人妻了，想去婚礼揍新郎的老朋友一定很多啊。

“咦？你没收到帖子哦？”肥仔龙有点意外。

“没啊，大概于筱薇寄到我彰化老家了吧，我两个多月没回去了，我妈从来也不管我的信。不管，婚礼是什么时候？”